

# 35 年，她走出万里家访路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张秋盈

“曾老师，你会把我们教完吗？”在常德市桃源县钟家铺乡杜坪分校，今年 55 岁，即将退休的女教师曾凡平听到学生说这句话，总是鼻头一酸。

从漏雨的平房到新修的数字教室，她已经在 3 尺讲台上站了 35 年。年轻时，每到开学，她就要走破一双鞋——山里没有电话，没有车，家访是她联系家长的唯一方式。从早上走到晚上，路上要穿过好几个悬崖峭壁，杂草荆棘划得腿疼。她随身带着一个水壶，喝完了就找家长灌、或者接山里的泉水。

在这条路上，曾凡平挽回了无数辍学儿童，为失亲的孤儿重建信心，告诉不识字的家长怎样教育孩子……如今，她身患骨质疏松，爬楼梯都疼。过往上万里的家访路上，见证曾凡平平凡一生中，不平凡的的教育执守。



曾凡平对每一个学生的功课情况都了解得很细致。

## 学生给她送来 246 元“红包”

1995 年元月，村小开学。曾凡平像往常一样迎接报道学生。她忙碌之下发现，五年级的陈琼没有来。她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，打听到地址后，就朝五六公里外的陈琼家赶。

那是一座坐落在半山腰上，被杂草环绕土房子。曾凡平敲了敲门，11 岁的女孩陈琼看见她，叫了一声“曾老师”，就开始啜泣。

“她不读书了，我们没钱。”没聊几句家常，陈琼妈妈就丢下一句话。曾凡平看了看陈琼红红的

眼睛，问道：“那你想不想读书？”女孩点头。曾凡平说：“孩子不能不学习，学杂费学校可以减免一些，其他的我先帮她垫付了”。

就这样，陈琼又重新回到了课堂上。就学期间，曾凡平一共为陈琼垫付了各类学杂费、考试费 246 元。当时，曾凡平还是一名民办教师，246 元是她半年的工资。

毕业那天，陈琼对曾凡平说“老师，我暑假就去镇上卖血，把钱还给你。”“那可不行，你千

万不能这样，身体要紧！”曾凡平赶紧制止了陈琼，“钱还不上就算了。”

6 年后的一个正月，曾凡平走亲戚归来，家里人告诉她，一个自称是她学生的女孩送来了一个红包。曾凡平打开红包，里面正是 246 元，还附上了一段话：“曾老师，感谢您对我的帮助，我现在靠自己的力量挣了钱还您”。

从教 35 年，曾凡平为学生们垫付的学费加起来有好几万元。

# 为了父亲遗愿，女老板深山支教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张秋盈

去城里当老板，还是继续在山里当代课教师？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薛姣 11 年，因为一边是父亲的遗愿，而另一边则是对女儿的责任。

11 年前，当了一辈子山村教师的父亲交给她一个遗愿：替他继续照顾山里的孩子。原本在县城卖服装的薛姣只好硬着头皮上山，并走上了三尺讲台。

11 年过去，因为收入不理想，女儿渐渐长大，薛姣无数次想过要离开这个岗位。县城的朋友也说：“在城里做生意收入，要翻多少倍啊？！”但薛姣却发现，自己已经走不了了。

这十几年的教书生活，让她终于明白了爸爸的固执与坚守。

## 因为父亲的遗愿，她转行教书

薛姣的父亲薛绍理，曾是张家界市慈利县岩泊渡镇原两山教学点唯一的一名老师。这里山高路远，附近大多为土家族村落。薛绍理和妻子在这里坚守了 27 年。

尽管工资微薄，薛绍理一生为贫穷的学生垫付了三万多元的学杂费，并且依靠自己的力量，挑断了 11 根扁担，磨破了近 30 双解放鞋，建起了两山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学校。

在少年时期的薛姣眼里，爸爸固执、刻板，爱学生要多过爱自己。下大雨打雷，爸爸妈妈总会出门送学生，而把害怕的她一

个人留在家。初中毕业时，她和爸爸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爸爸想让她学师范，回乡当老师，而薛姣则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向往外面的世界。

最终，薛姣抗争赢了，她学习了计算机专业，毕业后又到县城里开店卖衣服，结婚生子，过上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那时的她，怎么也没有料想到命运会来一个大转折。

2009 年，父亲薛绍理被确诊为肝癌晚期。住院的一天，薛绍理对薛姣说出了唯一的遗愿：“山上的孩子没人教书，你能上

去帮我顶一下吗？”尽管内心犹豫，薛姣看着爸爸眼光，始终没法说出那个“不”字。

由于薛姣没有教学经验，薛绍理决定放弃晚期治疗，上山指导女儿。那段时间，他在课堂里一边打着点滴，一边指导女儿上课。课后，他又指出女儿板书的错误、备课的要点等。在临走前的最后一段时光，薛绍理还将过去一生的备课、学习笔记、教学心得等等近 15 公斤资料整理好，全都留给了薛姣。

薛姣也从那时开始，正式成为了一名代课教师。

## 唤回用手机“做交易”的留守儿童

留守儿童老爱抱着手机玩，是这几年最困扰曾凡平的一件事情。为了收回孩子们的心，她靠的，依然是“家访”。

13 岁男孩杨遵义，妈妈外出打工，爸爸已经 60 岁。爸爸为了让孩子帮着家里看看牛，就拿能够给孩子玩手机为条件交换。

曾凡平知道此事后，周末赶到杨遵义家。面对“兴师问罪”的曾老师，杨爸爸无奈地说：“曾老师，家里的活太多了，天天就指望孩子回来帮我。他又不肯，我只好用手机交换了。”

“你这样是害孩子，影响他学习，还影响他身体。”曾凡平语气颇重说道。她找杨爸爸要来了杨妈妈的电话，请她回来陪一陪孩子，“有的时候，他们（留守儿童）就是太孤单了，缺乏交流和陪伴，所以才会沉迷手机。”曾凡平说。

杨妈妈果然回家陪杨遵义一段时间，杨爸爸也不再给孩子“做交易”，孩子的成绩也在上升。

“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不重视，认为孩子以后干什么都能吃上饭。”曾凡平说，乡村家长对教育的不重视，这是她 35 年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。

所以，她一有机会，就会和孩子们说说那些走出大山的师哥师姐们——当年伙食费交不上，每天跑步回家做饭，下了晚自习再帮家里挂苕麻的女孩，已经成了首都医科大学的教授；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的教室里也走出来不少博士生，“我要给他们树立理想、信念和远大的目标，鼓励他们勇敢创造未来。”曾凡平说。

因为曾凡平带的班教学效果突出，多年来，不少城里学校邀请她去教书，但她不肯。“城里孩子不缺老师，这里却缺。”曾凡平说出她不愿下山的原因。

临近退休，她还将在县里工作的女儿召唤回来，也在钟家铺杜坪分校教书，“一个孩子是一个农村家庭的希望，我们得教好他们。”曾凡平说。

## 因为孩子的依恋，她坚守讲台

5 年前，两山学校停办。薛姣来到了岩泊渡镇爱心小学，成为了这里的王牌教师。每天 7 点不到，她从县城开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到学校，放学后备课到最后一个才走。

薛姣说，她常常不由自主地“重走”爸爸的路——小的时候，爸爸薛绍理曾经收养过一名失去双亲的学生。而薛姣也遇见了一个妈妈出走，爸爸外出打工的小女孩，她也把那个孩子带回了家。到了周末，她总会找关系，到县城的学校里听课，希望半路出家的自己能够不断提高教学能力。

但这 11 年间，薛姣也确实动摇过很多次。

薛姣有两个女儿。一个在读初中，另一个在读小学，丈夫没有固定的收入，自己一个月 2000 元的工资，怎么给女儿生活和未来教育的保障呢？

县城里的朋友苦劝她回来，重新做生意，而她的母亲和丈夫、婆婆则劝她坚守。薛姣自己也想：“我中途放弃，不是辜负了爸爸的遗愿吗？”当然，留住她的，除了父亲的愿望，还有村子里孩子的眼光。岩泊渡镇爱心小学共有 452 名学生，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。在学校里，经常会有年纪小的孩子把薛姣错喊为“妈妈”，每当这种时刻，薛姣总是又心酸又感动。

“爸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



开学第一课，薛姣教孩子们认识雨、雪、霜。

过，村里的留守儿童最缺的就是爱，让我多关心他们，多到他们家里去，这些年我也做到了。”薛姣说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孩子们对她的依恋让她始终没有走下三尺讲台。“无论怎样，我想再坚持一下。”她说。